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亂點鴛鴦

大一時在九龍城衙前圍道某中學夜校教英文，賺點使用。來讀的都是早年失學或重考的在職青年，記憶中我教中四英文。那時中學會考英文科分課程甲和乙，我新手一名竟敢教比較深的課程乙，真是膽大包天。

第一晚上課，就認識了教員室的同事：有個女的正讀港大二年級，算是師姐；有個加拿大回來的年輕人，待業卻滿胸大計；最厲害的是一個中年男子，頭髮光鑑，西裝筆挺，原來日間是教育局的官員，可能是個官校老師。大家來教夜校，都是為錢，所以都淺談即止，不過有時也會講很多瘋笑話，算是熱鬧。每晚十時下課，那位師姐的男朋友必準時來接。其他人興致好時，也會跟副校長一起去街口的大牌檔「打冷」，吃潮州粥伴瀟水鵝、韭菜豬紅，喝啤酒開聊。旁邊就是黑不見底的九龍城寨，正是一九八四年麥當雄《省港旗兵》式的風情。

法雲佛緣

法雲安縵周邊圍繞着七所佛寺廟宇，全部可以步行到達，其中最著名的是靈隱寺。靈隱寺始建於東晉咸和元年（公元326年），極盛時曾擁有七十多座殿堂，僧侶達三千餘眾。如今規模雖不及當時，卻仍為中國重要佛寺之一。主殿中央是一座12.5米高的釋迦牟尼鍍金蓮花坐像，為中國最大的木雕坐佛。

法雲安縵之側，緊鄰靈隱寺的是永福寺，此間小徑蜿蜒，蒼翠欲滴，風景宜人。上至山腰，便是輞光寺觀海樓，越過群山翠谷，遠眺西湖和杭州城，湖光山色，盡收眼底。靈順寺位於北高峰之巔，為杭州制高點，擁有1200年歷史，此地煙火裊裊，香客絡繹不絕，祈求財源滾滾，故又稱財神廟。沿着梅靈北路，在轉往法雲安縵的另一個方向，有一條走道，是最初的天竺（古時中國稱印度為天竺）朝聖之路，連接着上中下三座天竺寺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我因為教英文，算是「咬地」班主任，第一晚就要編座位。這些事我很馬虎，而且個個學生起碼都廿多歲了，就叫大家自由坐，不過坐定就不要改，方便其他阿公和之點名。大致坐好之後，不知為何第二行有個空位，有個女生單了，我便叫另一邊也是落了單的某男生坐過去，不要有個洞。還記得那女的叫「Lily」，很勤力且成績不錯，後來當上了班長。男的很瘦，常微笑，卻忘了他姓甚麼。不久我就收到風聲，說「Lily」和那男的拍拖了，都是一件大家很開心的事，當事人則笑而不置可否。兩人都是普通的工作青年，「Lily」好像還高過那男的幾吋，不過看他們坐在一起，互相幫忙查字典，改錯句，或者掉了東西時一起彎腰去找，又替他們高興。想不到亂編位也造就了美事。

那夜校我教了一年就走了。那加拿大回來的男同事，後來做蘇聯原材料生意，當了上市公司主席，「Lily」這一對應該有繼續拍拖，當年順利的話，現在都該抱孫了。

法喜寺為上天竺，乃三寺中最大的一座，建於公元866年至960年之間。法喜寺一公里以南是中天竺法淨寺，為印度僧侶實智禪師於公元957年所創，又有「中印峰」之稱。下天竺又稱法鏡寺，由印度高僧慧理建於公元558年，這也是杭州唯一的一座尼姑庵，四周茶園青翠，小村錯落其間。許多上了年紀的杭州婦女經常光顧此地，或求神拜佛，或與寺內尼姑談經論道。

黃昏漫步，走上了一條山間小路，一路上野花間草，路的盡頭，發現岩石牆上居然嵌着一尊尊的石佛像，共七龜十一尊，從指標牌上得知此為「石佛徑」。石佛像乃元代作品，造型各異，雖然青苔遍布，但慈悲之相仍然可見。回去後打聽，酒店共有五處地方有石佛，與靈隱寺群山上的一脈相承，據說這些石佛是法雲安縵的珍寶，能否遇見全憑着緣分！

由雅集到文集

琴台聚客

黃仲鳴

羅琅日前一個電話打來，邀我為新一期的《鐘峰文集》執筆，當下「口應承」。羅琅主催，每星期日的午間雅集，我因路途遙遠，放假也工作不停，那往來無白丁的聚會，只好「割愛」了。

既有雅集，便有文集。《鐘峰文集》已出版了七部，各家揮筆，文類紛陳，不少文章可讀。《010》那集，有多篇甚合我胃口，如許禮平的《霧裡看花及懷故人二章》、張敬儀口述、熊志琴整理的《憶三蘇叔叔》、梁科慶的《劉先生說：你篇稿唔用得咯》，和羅琅多篇的懷人憶事，都具史料價值。尤其是《憶三蘇叔叔》，勾起我不少往事，漫溯心頭。

張敬儀說，三蘇是「電話皇帝」，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，但對他「塗鴉」毫無阻滯，一邊拿聽筒口講，一邊可寫稿。這是三蘇的絕技，然而江湖傳聞，三蘇為文如車衣，車衣是用雙手，的，此時此刻的三蘇，卻不能「車」了。三蘇車衣，並非傳聞，我初入行時，曾上他北角半山雲峰大廈取稿，便親眼目睹他右手拿筆，直直的，不動，只筆尖在顫，左手推動稿紙，上上下下，其疾無比。當時也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張敬儀或未見過這奇景，「口述」便沒「述」出來。

梁科慶筆下的「劉先生」，指的是劉以鬯先生，由此可見劉先生選稿的嚴謹，不用得便不用得。記得我在報館任職時，在字房遇見劉先生，他一抓便抓着我，說：「你在《快報》寫的專欄，曾評台灣作家一篇關於九七小說的短文，太精簡了，意猶未盡，能否為《香港文學》來一篇深度的？」前輩索稿，受寵若驚，怎能不應承。這是我唯一一篇登在劉先生時期《香港文學》的文章。及後，又在字房見到劉先生，他從袋中掏出若干紙幣，說：「艱苦經營，微薄稿費，不成敬意。」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了，如非梁科慶此文，這埋在心底的微塵，便不會揚起來。

羅琅在《序》中，指二〇一三年是文友的災難年，不少人已乘鶴西去，如陳實、陳琪、慕容羽軍、方寬烈等。兩陳我不認識，慕容與阿方，可算是忘年交，高齡逝去，留下碩果，雖悲悼但亦云笑矣。除這四人外，還有也斯和李谷城，剛逾花甲，就此撒手，更令人哀痛。記憶中，二〇一二年末逝世，二〇一三年初出殯的麥繼安，聽說也曾參加雅集，歲數亦剛過六十，事業騰飛之際，遽然而去，確令人惋惜之至。

生命無常。羅琅說：「如果明年還可繼續出版二〇一三年文集，又不知有多少老友陰陽分途。」希望他不會一語成讖。鐘峰雅集多是上了年紀的雅士，人老就如花謝，對待死亡，應該豁達一些。

林中的《老香港憶香港》中有說：「最近看了《鐘峰文集》一些文章，不知觸動了哪一根神經，許多往事，熟人的面孔，相繼出現。」不錯，文集內的文章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類追憶短章，是研究香港文人、香港文化的最佳史料，當下立即揮管，為文集寫了篇《文人寫作奇觀》。



■內有文章，篇篇可讀。

生活在高科技時代

前段時間，一位著名作家在媒體發表了一篇題為《科技戰勝人類的噩夢》的文章，提出高科技對人類體能及智能弱化作用的深深憂慮。

文中提到，當代微博代替博客，碎片代替體系，信息的數量與傳播速度代替着真實性、確切性、深刻性、獨創性。這位作家的憂慮，並非杞人憂天。高科技時代在讓人無限方便同時，也確實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並不樂觀的副作用。

高科技讓汽車、數碼電視、電腦、智能手機走入千家萬戶，與此同時，肥胖的人愈來愈多，心血管病群體越來越年輕化，更多孩子剛上小學就成了近視眼。久坐不動、親密接觸電子產品的生活，不知不覺毀了很多人的健康。

即使能躲開私人汽車的誘惑，也極少人願意過沒有電腦和手機的日子。網絡成為最普遍的大眾消費品，每天一睜開眼睛，就被大大小小的電子屏幕包圍了。可當每天忙着刷微博，翻看「朋友圈」，瀏覽源源不斷發到手機上的信息時，卻並沒感覺比過去更充實。短信和微博時代，交往更方便，心靈的距離卻更遠了。

有位朋友說，現在她每天睡覺前都要翻看一會兒智能手機才能入眠。我說：「你不是眼睛不好嗎，不怕手機晃眼？」她說：「眼睛當然不舒服，可是如今不看手機我就睡不着覺了！」在沒有智能手機時，她可是個沒心沒肺，倒頭就睡的人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智能手機已經主宰了人們的生活。從娛樂到交友，從通訊到家庭經濟，一隻小小的手機都能搞定。可以買不起房買不起

車，可不能沒有手機與微信。手機是最大眾化消費的電子產品，是一個人的全部世界。手機整齊劃一地統治了大眾的精神世界，可每個被「格式化」的人，都認為依然是獨立的。

聚會的時候，熱熱鬧鬧坐了一桌子人，本想面對面好好唠嗑，可是四下一看，人人都在低頭忙着看手機呢！那些信息，可能就是一幅幅圖片：比如午飯的一盤菜，一件時尚服裝什麼的。

有位朋友說，「朋友圈」轉發的信息無非兩類：一類是勵志的「心靈雞湯」，一類是旅遊見聞。讀來看去，並沒有什麼意思。可如果一會兒工夫沒有收到這些信息，就會感到很無聊。有熱衷網絡「朋友圈」上發文的年輕人，對待身邊的家人卻是很冷漠，交友平台的浮躁，已經耗乾了他們的精神。有的年輕父母，在家時各自忙着看手機，任不會說話的孩子在膝前撒嬌，誰都沒工夫抱起孩子。

有一段時間搞了個博客，結果讓本來很閒散的我，一下子平添很多事兒。為了增加點擊率，不得不時時想着更新，美化，回覆好友的評論。稍有鬆弛，便彷彿對誰不起。為了博客升級，增加人氣，熬得人憔悴。後來發現，多數博客、微博的點擊率，都是靠轉發他人的文章東抄西挪賺來的；而堅持獨創、認真寫作的博主，反而常落得「門前冷落鞍馬稀」。於是一下釋然了，只把博客當成生活的點綴，任運營商怎麼激勵，也不會天天去關注，依舊過自己的懶散日子。網絡之下，才是真實的生活。

用不着有什麼粉絲，用不着交那麼多網友，用

不着接受那麼多信息，只要讓腦子正常思索，就能獲得精神的快樂。康德一生沒有離開過他的出生地哥尼斯堡，平生活動半徑不超過周圍100公里，照樣成為思想的巨人，讓子孫後代受惠。信息源越多並非越聰明，信息垃圾也能淹死人。網絡上的交流，多數虛無飄渺，不少聊得熱鬧的網友，連見面的興趣都沒有。好在，如今這種虛擬的社交方式，對我完全沒有了吸引力。

人類注定要永遠向前，科技進步不可阻擋。在不遠的將來，電視機、冰箱、洗衣機等家用電器，都會變為智能產品終端。只消確定程序，你就什麼也不用管，程序會為你做好一切。那時任何勞動，包括體力與腦力的，家務與公務的，都會更加輕鬆地實現。就連開車，也能交給智能系統操控。那時，即使是全身癱瘓，你也能正常生活，空間會多得用不完。可是那樣方便至極的生活，會無比幸福嗎？有人設想：一個不需要腦力與體力的時代，人類將會變成什麼樣兒？會變得四肢細小，頂個大腦袋的怪物嗎？

在不看手機、電視的年代，我們都在幹什麼呢？人們沒有百無聊嗎？倒退40年前，別說手機、個人電腦，連電視機也不多见。放學之後的孩子們，寫完作業就在戶外盡情玩耍，捉蚰蚰，抖空竹，瘋跑，各家串門。就是在室內，孩子們也有做不完的事兒：看小人書，畫畫，用牛皮紙疊

紙，紙做的小飛機滿屋子飛，紙疊的小船在水盆中游。再大一點兒的孩子，就做航天模型，小無線電，參加詩歌會，少年合唱團。總之，睡覺前的時光，都沒有閒着，都不會覺得無聊。

大人下班之後呢，女人洗衣服，織毛線，做棉活兒。女人的閒工夫，全讓織毛衣佔去了，雙手永遠不得閒。男人呢，打牌、下棋，唱戲，讀書。自古以來，只要不是戰亂，不是運動，人們世世代代都那麼過。那時有實實在在的朋友圈，城市沒有這麼大得無邊，想串門了，騎上自行車，十幾分鐘就到了朋友家門口。兩人坐在小廚房門口，慢慢悠悠地聊，只管廢話連篇，也覺得熱乎。每年的朋友聚會聯絡，不靠群發短信，都是用公用電話——聯繫，鬧得傳電話的老太太，整天站着小腳跑個不停，賺了不少零花錢。過去的日子，雖然不能在網絡上盡情遨遊，可似乎更溫馨更實在。

在享受高科技的時代，保存一分樸素的懷舊之情，可能更明智吧！



■科技時代，已極少有人可以脫離手機獨立生活，它統治了大眾的精神世界。

香港作聯的「表情」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三月末，香江春茗還在熱鬧鬧地地上演着。雖說香港作聯的春茗來得有些遲，她卻充滿詩意。這是我頭一遭參加作聯春茗，好友、女詩人萍兒早已就發出邀請，之前更反覆提醒我「別忘了」。周末的一個晚上，主人借北角香港海關總署大樓內部餐廳搞這場年度盛會。走進大樓，在緩緩上升的電梯內，我看見幾位裝着鮮艷的婆婆熱情地打着招呼，「您寫的文章真美啊！台灣學校的教科書上都有，我現在還能背出來。」尋聲望去，此番誇讚是送給我身旁一位皮膚白皙、個子不高的「黑毛衣」阿姨聽的。我腦海翻過一個念頭：「在香港這個商業大都會裡，在電梯間能聽到有人暢談文學，真是件夠奢侈的享受啊！」

出了電梯，在餐廳入口處，來賓們自覺排成一隊，俯身在桌枱上的大紅本上簽上姓名，再交給工作人員八十元港幣「餐費」。香港作聯是民間組織，運作全靠會費和社會捐款，沒有一分錢特區政府資助的。

走進餐廳，濃濃的春意撲面而來，潘耀明（彥火）會長、陶然副會長早早伸出雙手，熱情迎接大家。萍兒也面含微笑，與來客寒暄問暖。望着他們頻頻拱手，互道「恭喜發財」的模樣，耳邊聽着陣陣歡聲笑語，我感到久違了的繆司女神正在這裡，更加生動。

蘇童的演講引我思考。若將香港三萬三千多個大大小小的社團喻為大海的話，那麼三百多人的香港作聯就像一朵小小的浪花。浪花雖小，但她卻像是香港文化界的「表情」，讓「東方之珠」更有味道，更加生動。

蘇童的演講引我思考。若將香港三萬三千多個大大小小的社團喻為大海的話，那麼三百多人的香港作聯就像一朵小小的浪花。浪花雖小，但她卻像是香港文化界的「表情」，讓「東方之珠」更有味道，更加生動。

「滬港通」要來了！

思旋天地

思旋

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錘定音。古云「一書值千金」，然而，今有李克強假海南博鰲亞洲論壇致辭時，親自拍板稱：「滬港通」兩地股市資金互通車進入倒數階段，預計六個月後可通車。李總理語音甫落，這邊廂，香港交易所停牌，其餘相關受惠的港股被醒目投資者追捧，港股單日成交逾千點，恒生指數二萬三千點輕而易破，單日升幅三百餘點。中證監及香港證監會隨後聯合公報，表明擬在六個月籌備工作後，啟動「滬港通」，行政效率配合良好。正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擾攘數年之前稱「直通車」終落實，受此刺激，內地與香港股市齊飛。皆因資金將從四面八方湧向香港，尤其是內地將有不少國企和民企湧來香港上市，無疑上市價值將大升，該受惠的肯定是香港交易所。執筆者之時，該股重新上市，股價飆升至一百四十六元之高。而上交所掛牌之股票也止跌回穩。顯然，互聯互通還肩負托A股重任。

散戶愈來愈理性趨成熟了，這次「直通車」與當年「直通車」相比較，股市表現不復當年瘋狂。或許是以史為鑑，歷史永遠有重複之可能。想當年，中銀證券謝湧海先生曾提「直通車」概念，不知如何，市場炒得火紅火綠。殊不知，又不知為何，溫總理驟然一句「急煞停」，恒生指數大跌千餘點，不幸又遇上金融海嘯，大市「發不可收拾」。這七年以來，擾攘攘攘的「狼來了」傳說不斷，終於由李克強總理公開拍板，說話算數。雖然，跟着是眾多細節，包括投資總額、股份、合格投資者資格、可買股有哪些？不過，若然仔細思量還是有不少細節要定奪的。畢竟是內地法規、文化不同，包括簡單如假期不同、交易結算不同等運作細節有待融合。把差距縮窄。當然，互聯互通機制能先撐起來，運作支架可慢慢研究。雖然還有六個月，然而，光陰似箭，時間飛逝，大家要準備好。

市場中人耳語，互聯互通究竟誰有話事權？誰獲利最多？顯然兩地互利互補雙贏之局。近日美股大有「高處不勝寒」之感。港股若非有互聯互通紅利撐住，也企不穩哩。

傳奇女馬師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中國飲食文化大師、名廚尹達剛師傅在馬會舉行「射雕英雄宴」，我們嚐到了「黃藥師」桃花島海鮮匯、「黃蓉」蒜蓉蒸大蚌、「郭靖」手抓蒙古乳羊、「洪七公」幫主一品雞等。師傅更在現場講述每道菜的構思由來，色香味俱全，跟他早前為電視劇食為奴炮製的「鹹魚包」一樣，吃出了心思和創意。

尹師傅常感恩自己可以將興趣化作事業，同樣，當天傳媒之夜，我遇上了自小便騎馬、最終成為香港賽馬史上第一位華人女騎師的SHERIE江碧惠，她給我的感覺就如彈簧黃充滿動感，怎也看不出她曾是長期病患者，吞了十二年類固醇藥，停藥兩年。

十六歲，放下剛讀了一個月的中三學業，跑到馬會受訓，十八歲正式出賽，「我是第一位上陣的女騎師，鍾麗芳是第一，位贏頭馬的女騎師，我和她是第一屆唯一」兩位，互相支持。我信命，一人擁有一次第一，上天非常公平，她勝出的那一天，我替她高興，也有點點妒忌，不過，最大感受就是怪責自己做得不夠好。」隨後好勝的SHERIE第一次贏頭馬，就連贏兩場了。

碧惠很有目標，當上騎師後，她希望早日結婚生子再復出，擇偶條件是高鼻的洋人，要生很多個漂亮的混血兒Baby。當年張國榮的日落巴黎把小妮子迷住了，她幻想自己如鍾楚紅、張曼玉一樣在巴黎鐵塔遇上有情人，想不到，法籍師兄李格力為盡地主之誼，邀她同遊鐵塔。果然異地姻緣一線牽，他們真的結為夫婦。

婚後第二年，SHERIE不尋常的在兩天內重了九磅，全身水腫，她以為自己懷孕了，再過兩天，再重至十五磅，體重是騎師的條件，她被驗出患上嚴重腎病，立即要動手術。手術後，她動彈不得，一直擔心丈夫會嫌棄自己。那天她躺在床上，內急卻不能臥着去大小解，辛苦得只有不停她哭，護士拿來了暖水為她沖洗下身，她成功了，不過，與此同時，月經也來了，大家呆住，只有李格力不慌不忙小心的為她清潔，大家都感動得流淚，碧惠慶幸嫁得有人。

長期服藥影響生育，她接受了八次人工受孕也失敗，失望失落。她決定改變策略到美國一試，選定了布吉旅遊，醫生要她再試最後一次，她隨意接受後，也起行去玩個痛快，打球、跑跑跳跳甚至SEX。上天真愛開玩笑，今次她沒有臥床，竟懷孕了！她忠告各位有心人，勿常常掛着當中的情況，夫妻相好，別當着有孩子的工作，當運動好了，哈。她的故事娓娓道來真吸引，我立即邀請她接受《舊日的足跡》的訪問，她也如彈簧一樣彈起來，「何時？」可愛的江碧惠。